

集部

敬軒文集卷十八

明 薛瑄 撰

記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于此為大由東南麓穴

岩構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踈密交蔭皮榦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

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横立施木憑空為樓樓心穴板上置井床轆轤懸繘汲河憑欄檻涼風飄瀟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横老槎為橋踏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與河際

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舄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鐀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横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凴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懊但凄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宫左歴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

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拙巢記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横奔競騖者非私智無所為尚由是巧偽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挺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刮群巧作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呼盛哉曹均表正世家河南汚池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遂即關洛以上遡濂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盖取元公

賦意以自勉也其後均名薦書典郡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秋均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顏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汩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於事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之而可以爲終身安宅也彼舞智籠物騁詐軋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辯敏儇捷而工於計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禍又豈可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均慕元公之學以

拙名巢其可謂能擇所處而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心又曷有窮極哉雖然余亦拙者徒也他日倘獲登均之巢尚當闘混沌以廣均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均之戶牖舉酒相屬而誦元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為何物也是為記

篤敬齋記

千戶楊公尚德作齋于居之側盛積古今書公退必據几吟誦于中若將有志於古人之為者因扁其額曰篤

敬蓋取聖賢脩巳之要以自勵也間求記於余余謂自七情肆而天理微九竅邪而人欲横雖老生宿儒專專於講誦者尚溺於語言文字不知主敬以救其獘况他乎哉楊公幸生天下太平之時包裹甲兵之日乃能景慕聖賢以篤敬名齋其志誠足尚巳顧可無一言以告之耶蓋人之為人其理有木火土金水之神其體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其事有五倫百行之備故内焉而敬不篤則心官昧而天理亾外焉而敬不篤則衆欲

攻而百體肆内外胥失乎敬則身心尚莫知所措况於應萬事哉此聖門為敎必先乎此也至其所以用力之方内則惺然其心不使有一塵之蔽外則肅乎其容不使有一體之惰以至接乎物則必主於一而無他適之擾如是而守之以堅固持之以悠久則近而屋漏無所愧遠而天地無所怍所謂七情肆而天理微者可以節而著九竅邪而人欲橫者可以返而消内外遠近大小精粗融朗周洽何徃而非天理之流行哉今公之作是

齋也游於是息於是誠能不衒其名而必取其實復因余言而力守之則其日益之效殆若積土為山而不覺其山之高浚源為流而不覺其流之長其自得之妙又有非言語所及者矣其尚勉之哉若夫齋之軒檻可以覩青天而望白雲齋之几席可以琴清風而樽素月則一舉目而得之矣兹不復云

友竹軒記

山東王惟善先生分教開封之鄢陵即其居之西偏作

堂為藏脩之所環堂之外種竹數百竿每退自黌序則必徃游其間洞闢軒檻挹清風坐緑隂手披書史心惟訓義顧瞻田復整肅身心以增益其所未行而勉其所未至遂名其軒曰友竹因以俾余記余聞君子之取友取其徳也直者有以正吾之曲信者有以實吾之妄多聞者有以廣吾之狹陋是皆友之益也苟其所取之不端則為害可勝道哉昔孔子論直諒多聞便桒佞給之損益正謂此也先生儒其中文其外其平昔之所友固

能知所去取矣今復以友竹名軒何耶盖昔人既無友古今之善士猶以為未足又取草木之香潔秀異可愛者以寓其好若騷客之蘭陶潛之菊周子之蓮林逋之梅雖所取不同而各為所適之志則一也况竹之為物直而不曲勁而不凋而又鏘鳴風雨聲聞于遠有似乎直諒多聞之德以之為友則耳目所接心志所適為益其可一二數耶以是知先生之用心殆庶幾於古人而不違乎孔子之教矣雖然先生教有成績行將去此而

敬于天朝後之人有至是軒而聞先生之風者能因竹以廣思是亦孔子之徒也

慎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於慎獨之學尚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尚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輋懐乃即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間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佚欲自脩也自脩之要誠莫先於慎獨今

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為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乎余因慼然愧曰余固嘗以是自稱矣然持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尚為秉忠助哉雖然盛意不可咈請姑誦所聞盖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于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盖即所謂幾而慎

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於幾之際必精必察果天理耶即扶導而擴充之果人欲耶即摧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為之間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秘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為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秘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況既有是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之之久則

微者著秘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為脩巳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自脩之心固巳密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為勉以後所言者為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於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於是而今尚不克踐所稱者之敢望也

養志堂記

往年余侍先君子宦游鄢陵始獲與柳生克新交間至其居則生之二親在焉生因謂余曰古人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皆所以為耳目脩德之助也吾二親幸皆無恙自惟娛侍之禮或怠丐我堂名揭之庶幾觸乎目而警乎心余以為孟子言養親之口體不若養志遂請以養志名之既而余忝科名別去二年今歲冬復至鄢陵生復謂余曰疇昔子所以名堂而勗我者甚厚更能為我記其事以書于壁則勗我者不其尤厚與余惟飲食衣服起居寢處凡竭力以事親者皆所以養其口體也要不若養其心志為大焉語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即孟子所謂養志也然親志未止此也行欲其脩言欲其謹文學欲其進益道德欲其成就皆親之望其子者然也生誠能因孟子之言而又深探親之所欲者朝夕悚然以求副厥志則古人可幾而於斯堂之名無愧矣

河内縣清化鎮重脩孔子廟記

爰自古初鴻樸泚昧人物蚩蚩群逐雜處莫克相保乃有聖人代起稍為建制作法鋤薙强梗扶植善柔區蘲

群類使各安其所然後生養遂𢑱典明此三五帝王有大造於天地生人所以享後世之報於無窮若吾夫子生當周季風漓俗訛諸侯恣横禮法大壞變而易之視古為難及不得位乃上本群聖下開百王删定賛述脩復典禮以康靖我民𢑱於悠久其大德大功高出千古蓋群聖人得位行道澤被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及萬世是以享天下後世之報為尤盛也我皇明平定四方甲兵既偃文治誕興凡為國子民敎人之道非孔子不

行其報祀也太學有廟闕里有廟天下郡邑學有廟俾所司各以時飭正祀事其所以致隆於天子大功大德永永無極之意可謂盛矣然自公祀之外鄉里士民有能仰慕其道協力脩復廟貌以寓報祀瞻企之萬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德之發也河内縣直北三十里曰清化鎮鎮之市北故有夫子廟不知創建始自何時獨歴代廢復之由有石刻可見近年屋老瓦落階廡頽仆樹木摧伐墻垣斷圮牧竪牛羊踐牧不禁

神不即享人失瞻依鄉士孫惟中洎某等相與勸財僦工因遺墟而脩築之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由是覆瓦完固棟楹宏整階有等次㕑就封列宫墻周聳庭宇邃肅廊廡講室以次俱興于以報禮瞻企大慰有衆既而來求余辭將鑱之石或曰夫子之道崇于祀典者不可尚已清化蕞爾一鎮復何為耶余曰不然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皆所以廣教化也誠使一鄉一鎮皆有夫子廟庭俾報祀講學者有所瞻企其於教化

豈不為尤廣𡚁向所謂鄉里士民有能脩復夫子廟貌以寓報祀者是亦國家教化所及人心秉彝好徳之發也若清化士民所為即其事顧可謂一鎮而小之哉遂書其事使刻之

具慶堂記

余嘗為鄢陵柳生克新記養志堂後三年生復以書來言曰向所謂養志堂者記猶在壁不敢忘子之嘉誨前年忝科名歸復得亢爽之地作一室為二親娱老之所

既成客有過之者以吾二親之俱安好也遂以其慶扁其額予誠不鄙願仍遺之言將朝夕視以為警余時居大憂志意荒耗不能即為之言後數月生復以書來如前所謂而益堅余乃銜恤而為之言曰生何其幸哉何其幸哉人莫幸於逮事其親尤莫幸於遂所以事之之願也世之人或怙恃早逝或存沒不齊欲養無及或窘於家事欲養莫遂是皆孝子之至戚也有得逮事其親不為家事所窘而遂所以事之之心豈非幸哉若栁生

者其殆近是乎柳生自少即能奮力於學遂一舉而與于鄉闈之選于時二親方無恙生乃退脩于家率其子弟力耕畎畝以具滫瀡節寒温朝夕躋于斯堂以娛養之或者以具慶名焉是誠足為慶幸之全備者矣雖然人子事親之心曷有窮極生於定省之隙益當因其故學而温賡之期至於道脩德立則聲名不求而自彰爵禄不求而自至更以所得之大者以奉其親則其慶幸豈不為尤大而斯堂之名亦可以永存於後矣生其勉

之生其勉之余實終天抱戚人也因生之請重有感焉遂書以遺之

具慶堂記

具慶堂者海昌沈仲安昆弟之所作以奉親也仲安昆弟七人皆有成人之道而二親尚皆安好無恙於是相率恪恭勤孝以供子職猶以二親之高年居室湫隘不足以安體而頤神也遂更相與别搆堂以居之堂之制棟宇簡易而宏廣深静廡隅莊峭而完堅雅潔軒檻洞

闕而夏不知溽暑之蒸爍隩室邃曲而冬〻不覺嚴寒之淒列每晨昏定省七子儼侍戶外遇良辰佳節則率諸婦孫羅拜階下已則更起為壽愉愉怡怡油油秩秩孝友之風充乎庭戶之内不知人間何樂可以易此也仲安昆弟以是樂之難遇也遂名其堂曰具慶盖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之意以自慶也既而仲安以邑庠弟子員學明行脩登鄉薦中春官乙榜遂典敎鄭之滎澤雖去家數千里而所為具慶堂者未嘗不發於

寤寐仲安雅與余好間以其堂之圖與詩文示余且求為之記余遂為書其作堂與所以名之之意以還之

絳州重脩廟學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絳之學在州治東北林木蓊欝泉流暎帶蓋絳之為州得冀域之勝而絳之學又得絳州之勝自我皇明有天下即詔內外興學逮今垂六十餘年絳學雖舊規具在而歴載既久不能無敝缺不飭之處自常情視之鮮不以為迂且

緩而若不切於事者殊不知絳之人才盛衰風俗美惡胥由於此則郡之事最急而甚切者宜莫先於學焉學有敝壊不葺任其責者顧可坐視以就湮欝而不理乎永樂十九年夏金華俞君道英來正是學始至視講堂穿漏湫隘不可以居遂諮郡守尚公志進諸生於庭合謀出俸資因前搆而興築之堂成視舊制深廣倍焉既又將易大成殿瓦桷之破朽者兩廡俱廢欲重作之時適有監察御史鎮江裴公憲副鳳陽郭公實廵歷是州

而嚴其期而郡守撫寧姚公遂任其事兩廡既完乃墁治其壁姚公洎僚屬各以貲命工繪從祀諸賢像于左右獨中外二門尚未完脩而適得今太守楊公貳守賈公視政之初即徵工鳩材併力合作兩門以此俱復由是學之廟廡門堂完舊益新宏邃偉麗有加於昔既而俞君遂以預是役者歷以告余求為之辭將鑱諸石以陷置堂壁余竊惟昔魯侯作頖宮而春秋不書者所以大其事而不以為勞也今絳學之脩俞公既咨之尚公

而揭之於始一時之名憲臣能守倅又皆繼成於後諸生復始終盡心盡力無懈於其間皆可謂知所重且急而得古人興復之遺意矣自兹以往繹之人才日以盛俗化日以美而於國家之教得以紹敷永久而不墜者未必不自於兹學也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知所重云

思親堂記

人之心不能無所思而思則又有邪正之分焉此君子

所以必慎其幾而詩所謂思無邪者此也山東孫君思齊氏以鄉貢士游太學簡拔中學官選遂來掌永和之教念其二親高年懸隔山河不得朝夕省侍也每退居宴室則必深致其思而不能已焉遂名其室曰思親堂因求為記余以謂人心既不能無思思所不當思人欲也思所當思天理也今孫君既能恪盡所職以致忠盡而又能思其二親不置其可謂思得其正而有合於天理之公矣余想孫君之居斯堂也覩春日之暄妍則思

其親之坐春風而愛永日也值夏景之炎熾則思其親之凉竹簟而納薰風也秋高木落則思其親逍遥自得而樂新凉之來歲華既暮則思其親之擁爐曝日而却凝寒之逼朝而思其親之興夕而思其親之息四時朝暮之景雖不同而孫君之思無不觸景而興懷也其可謂善於思者雖然思之之久誠無不通孫君又將千里迎養吾見其二親怡然而來遂躋斯堂以思親之所為奉親之所平日之思渙然消釋而遂承顔悦志之樂則

孫君之心庶乎盡矣於是乎書

河津縣重脩廟學記

河津縣學在縣治東北其規模制度創于前代興於國初然歷載久自廟廡神門以及堂齋庖厨率皆漸至敝壞恭惟列聖相承篤意學校屢詔有司以時省脩毋俾廢弛然類多樂因循而務省約或有穿漏苟且易一椽完一瓦以度目前而已廣信韋君顥來教是庠視廟學日就敝壞大懼無以妥安神靈作興士類乃與司訓大

名趙君鳳進諸生於庭而告之曰惟是朝夕游處於斯
誦習先聖賢之德音以脩其身以及於人是皆聖朝崇
重儒教之至意也今廟廡堂齋神門庖廚悉皆如是而
乃坐視不理其將何以順揚休顯以永兹教事於無窮
吾輩固欲與爾等謀之於衆大加脩復其各勉之於是
諸生奔走經營諮之有司而有司允其議謀之耆庶而
耆庶協其情捐俸出貲惟恐後時聚材而山木委積陶
埴而瓦甓完堅工人獻巧役夫展力由小而大由外而

內先作學之兩門次新神門次徙膳厨次作兩齋因而大之前為步廊後為退室次新講堂獨大成殿兩廡居衆功之後者盖殿規宏高而廡宇悠長視諸功用力為最大而難是以作之尤慎而重也始於某年某月完於某年某月工既訖功韋君將圖堅石刻其脩復月日并諸助資相力者示於後遂推余以為之詞余惟事有當為而為之者為是沮之者為非况學校王政之大端又事之當為而不可緩焉者也而韋趙二君子乃能協謀

合志以完脩為已任而一時之賢大夫良吏民又能樂於資助而無所齟齬其諸生復能思厥報稱而始終盡心竭力無所懈怠皆可謂知所當為而克稱聖朝崇儒勸學之美意矣是不可不書其事以告來者

槐堂記

洛城之東有槐欝然於庭者進士子儀房君之居也子儀為洛之故家其先世皆有隱德蓄而未發至子儀之先君子將營居室而一木忽拆甲於庭視之則槐也識

者曰凡木之生必曠原深谷山巔水涯人迹所罕到者而後始得以遂其性否則必完根厚植易土深種而始克有以獲其生今房氏所居當市郛闤闠之間而朝夕之所游履既匪幽閒之地又非人力之勤氣化所難施雨露所難息而槐乃自生此必房氏德善所致為異日子孫興盛之兆不誣矣於是其先君子因為闌檻以護其周增水土以養其本自毫末而拱把而尋丈久則喬柯上聳密葉四布逮今將三十年而子儀自校庠一舉

而為宣德紀元之鄉魁明年遂登第為名進士及奉恩
旨還家則見槐陰滿庭於是徘徊瞻顧因思其累世積
德之深先人封培之勤而巳得蒙其庇蔭乃有今日之
光榮遂扁其堂曰禎槐所以志不忘厥初也又明年春
余赴京師道經於洛因獲登子儀之堂子儀指庭槐而
語以故且求為記余以謂凡德善之積無有不報但時
之希闊踈遠有似乎落落而難信者及夫天定勝人則
若合符契於左右手盖無絲毫之爽焉昔王祐手植三

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至其子旦大拜此蓋人以事而必之天也子儀之先君子未嘗手植是槐而有所期必而槐乃自生此蓋天以禎吉之兆示諸人也究槐之生逮今將三十年而始克有合如識者之言則所謂德善之報又豈終於希闊踈遠而落落難信乎然則世之為善者可以無怠矣子儀年力方富而尤篤於進脩積德行義方自此始吾意其先世為善之報尚未已也請姑書此于壁以俟

邵陽縣重脩廟學記

余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逈極萬物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間哉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内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

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而居夷之言
非偶設也寶慶邵陽縣舊爲邵州在楚越之交去中國
數千里古荒服之地歷年旣久風氣漸開俗亦寖變至
周元公以道學之倡爲駕司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
邵州事視舊學湫隘遂遷於資水之濵其釋奠祝文曰
惟夫子道髙德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今
觀其處地勢爽塏林木蓊欝襟帶岡阜映帶激湍誠講
學之佳所也當時學者既相與翕然從其敎而流風遺

澤更久不泯逮我皇明太崇儒教廣建内外學博取天下之俊秀以教育之于時縣令薛中克遵明命因元公所遷故址而增築廟學以新教化逮今六十餘年而殿廡堂齋神門漸至凋敝何永芳以進士來知縣事始至謁夫子廟庭視學舍如是大懼禮典弗飭教法隳弛遂委群材合甓工以時與脩之百廢以次俱完視兩齋卑陋復廣而大之又肖完夫子及配饗從祀諸賢像工既訖功乃進諸生於庭而告以務學脩己治人之要由是

士風一新詩書禮樂之教延及齊民余至其邑人既交稱其政良而學官復請記其興學之事以告來者余謂永芳不以邵陽僻遠而能欽服國家崇學之美意景仰先哲之遺風作新斯學以興起士類可謂知所務者矣因是以驗聖人天地之道充塞流行於宇宙間者蓋莫知其所極也遂書此使刻之

退思亭記

辰之為府當沅酉之水會始之作城者因山水之高下

迂直而立板建堞城中之官署民居亦皆壑削土石夷為等級而立棟作屋焉分司得地勢高下三之二却顧則連山茂林環其北前視則江南諸峯列峙層出嵐靄林輝遠侵几席左右俯視則市衢屋瓦之鱗比嵐影水光之澹灔皆可坐得其妙盖辰據一方山水之勝而分司又得是府瞻望之美焉公堂之後舊擴為退思之亭亭之左右疏為軒檻外則奇花異木列秀交蔭入其中虛明洞達爽氣逼人或扁曰退思盖取孔子之言以為

我憲職色也余因廣其意而言曰凡我風紀君子其或衣繡持斧來涖是邦亦既以臨見吏民聽政公堂矣及退而處於斯也當何而致其思耶盖必理有未明思以明之心有未正思以正之賄源思所以防過積蠹思所以刮磨聽獄思所以明慎用刑思所以平恤善人在下思以陟之貪暴鴟張思以擊之忠誠思所以効竭惠澤思所以宣布是皆思之所當急而不可緩焉者也其或子女聲色思以樂之金貝珠玉思以攫之訐訟思所以

顛倒是非法律思所以巧比條貫君子畀巳思以術而擯斥邪人附托思以計而援舉虛譽思所以暴揚隱慝思所以盖覆是皆思之不可一日留於心者也思所當思則德脩職舉澤及生人而榮光將被於無窮焉思所不當思則壞法斁紀而蒙垢玷身者亦將有所不免矣然則思之邪正不同而得失之機兆焉風紀君子可不慎所擇哉復有厚貌深衷思為拱默保持之計不能為有無者亦君子所不取也余以菲才承乏風紀恒懼邪

思之淆雜而失其中及觀是亭之扁而重有契於心遂推其意而書以自警且以告同志君子之至於斯者不惟以江山臨眺之美自適又當覩斯亭之扁而留意焉

重脩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綏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中金大安巳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鄉

民之向學者或嗟嘆以為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宮墻東隙地營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鄧方謀欲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贅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

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

永思堂記

余未二十而失怙未四十而失恃終天之思未嘗一日忘於懷是非强然也蓋出於天性之不能已也宣德庚戌春再會永嘉陳君廷斌於沅州語及思親之故若出一軌又非强合也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也既而陳君謂余曰吾家故有堂二親平昔所居也親没而名之曰

永思今宦遊四方田願斯堂雖邈隔江山而思之之切實發寤寐子幸餉我一言異日倘得便歸將書之壁以朂所思於無窮余曰君之思既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尚奚待言哉雖然人子於其親之心志嗜好聲容動作真若常在耳目而思之不忘者固如向之所云矣至若子之一身皆親之遺體又能愈加敬慎毫髮不損百行不虧以思無忝所生而有以肖親之德俟親之名則永思之道益無不備焉陳君登臺爲才御史光賁泉壤會有

期日所謂肖親揚名以全所思者將不在於此乎請以是為便歸之記并以自朂終天之思云

拱北軒記

靖州憲署東偏之室有軒北向余名之曰拱北其北有崇岡却倚城堞觀閣周絡其巔林木蔥青嵐靄參錯與夫空衢游雲飛鳥之往來爽氣清風之披拂朝夕晦明之變化開軒舉在目前可坐而挹也而皆不為是盖此去京師六七千里余來者僅三年仰慕闕庭固已恒在

心目間居於是而瞻望悠然此余之所以名軒者然也且是州古為荒服自列而為郡漸被休明之化者久矣人亦孰不相與引領而環顧於内地哉是則人心之拱北者天下皆然又不特余心為然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余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方闢是軒而瞻北辰於天上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南軒記

宣德五年冬余至辰之溆浦取縣志觀之名士足迹既

所不到古今題詠又所絶無蓋湖北之窮邊下邑也余特愛其四山攢拱衆溪經復風氣淳樸民物簡少頗有古俗因留旬餘其憲署後堂東屋余嫌其蔽昧不彰遂闢去南壁易之以軒積久之蔽障豁然頓開晝則日光輝耀夜則月華穿漏焚香讀書其下心神内外融朗洞達忽若不知吾身之為小天地之為大也因念是屋也向也蔽今也通向也暗今也明是在人焉耳況心為神明之舍為此蔽昧者氣質人欲也去其蔽而開其暗其

不在我者乎因治屋而得治心之要且不敢獨私其明也遂書其事於軒端併以啟後之人

車牕記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牕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

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凉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逈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户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𢾾記

慎齋記

君子苟得一言皆可以為終身自脩之要太原郭彥璧初中南宫乙榜之同州分敎時便道省其先大夫太守公於開封太守公勉之曰汝以少年得官加有師道之重其慎之彥璧既拜受其敎所至即以慎齋揭其退脩之室今年秋彥璧與余會於京師因語其故且求為之記余嘗觀慎之一義而諸經傳取用不同有謂慎厥身者有謂慎厥行者是皆即可見之事而用力焉惟曾子

子思慎獨之訓則欲人謹夫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即周子所謂幾善惡而慎之用力莫切於此焉彦璧得家庭一言之訓以名其齋固將以為終身自脩之要也又能歴取聖賢之訓擇其尤切者以致其謹使此心之幾一發於純全之天理而不流於夾雜之人欲則推之言行事物皆得其慎功效之大殆未可量他日立身揚名光大其先大夫之訓於無窮者未必不自於此云

藏脩室記

尺蠖之伸非屈不可君子致用非精義入神不可故人之為學非致力於静一之中亦何以為發用之本乎齊安袁廷璧氏自少有志於學因構室為肄習之地而扁曰藏脩及宦既達而猶不忘其故間以求予為之記予甞觀君子之學發見於顯明之際者皆由潛脩於幽閒之中室者人之私居而幽閒之地也廷璧方其從事於學也游於斯息於斯其所脩為何如耶吾意其有圖書箴戒以脩於目有琴瑟詠歌以脩於耳存養以修其心

之靜省察以脩其心之動至於脩於今而於當世之務無不講脩於古而於事物之變無不考凡藏而所脩者無一不致其極必知尺蠖之極其屈精究義理以入於神然後為藏脩之至也廷璧用力於前者既已然矣及其發而為可見之行措而為當為之事業以至忠乎君而愛乎民者皆求伸致用之事而出於藏脩之際廷璧其可謂篤於自脩而善於所推者矣是其善不可不書也於是乎言

慕萱堂記

萱忘憂草也樹之北堂見詠於詩蓋所以慰母氏之心也以故後世有慕其母者必因以名堂焉齊安崔廷璧早失其恃而獨見鞠於父既而名薦書入太學駸駸乎有仕進之榮因念其母氏之沒養有弗克全於是以慕萱名其所居之堂而寓悲思之心焉夫人之誠孝固根於天性而不假於外物然外物觸其目而動其中則於天性之發為尤切故昔曾子不食羊棗以思其親之嗜

有瞻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居是皆觸物而興悲者况萱之所植每近於母氏之居母存則萱固為忘憂之物母没則萱適足為增悲之具此廷璧以萱名堂者實所以發其天性之真而不可以外物少之也今廷璧已階顯仕矣追想母氏平昔之居懸隔於數千里之外雖萱草之芬芳如昨而母氏之容音邈然則廷璧端居是堂而感之深思之切蓋有須臾之不能忘者矣雖然養志君子之所重也廷璧誠能以顯揚母氏之心為心必潔其

身必脩其職他日受朝廷之寵錫偉然為時之名臣而斯堂之名因得以傳之永久則廷璧之母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廷璧其勉之

趙城縣徙作縣治記

趙城為平陽大邑舊治在城西南汾水上歷載既久其城為水所圮漸不可居宣德紀元蠡縣楊君瓚以進士來知縣事顧瞻縣治若斯以謂弗即圖厥攺作而廳堂廨宇之屬更不數歲將悉圮為洪淵矣遂具其事請於

朝報可既下楊君乃相方扵城之東北其地負隂面陽高亢爽朗南北九十舉武東西八十舉武厥既得地則徙舊益新陶埴而瓦甓聚鳩材而山木集徵工召徒計日興役作正廳作後堂作儀門作鼓樓作六房以至廨宇庫藏犴獄之類靡不具作始工於宣徳八年九月十九日訖工於宣徳九年三月初四日既成屋以間計者得百有五十垣墉整肅棟宇宏邃不侈於前不儉於後高下大小悉中扵度由是從而居之人得所止物有所

栖既而楊君將刻其事於石而求辭於余余聞楊君於邑政之鉅細能盡心其間而凡廟學壇宇育材事神之所既莫不完脩及興是役又能程功計日節財謹用事不愆素民不告勞是皆可書也遂書其事使刻之俾知改作之所始

具慶堂記

具慶堂者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李公載所作也公載由科目致身風紀内綜憲維外按藩郡敭歴之蹟在人

耳目既而二親皆以子貴顯受褒封命服在躬光動閭里公載慶二親之高年而又得際盛世推恩之奇遇遂作斯堂以奉之每退自憲署即左右就養以盡愛日之誠間以屬余記余與公載為同年進士知公載之為人敏而達又獲拜其尊府仲儼先生於家知先生之為人儒而通以父之賢而有子似之是宜德善之積繼繼一門其所以饗具慶之福荷寵錫之光者夫豈偶然哉且余聞古語有曰德善日積雖盛而非濫公載以强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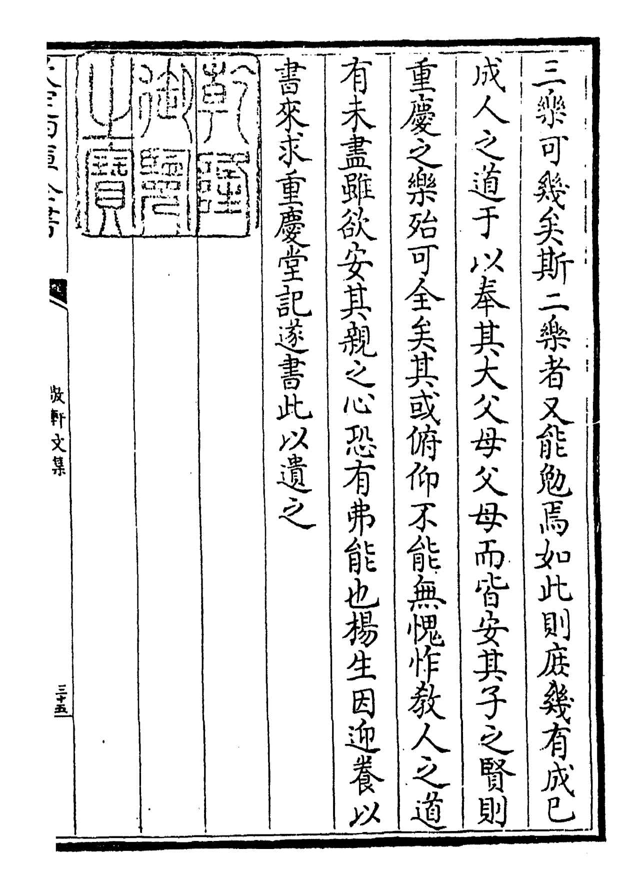
年駸駸乎榮進之途其益增脩所為無怠吾見二親年愈高慶愈隆而斯堂之名愈顯矣

重慶堂記

孟子論三樂而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之首朱子釋之以謂此人所深願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然既有此樂且有大父母高年而重慶者其樂又何如哉涇陽教諭楊生潤嘗從余學及登鄉舉中乙榜任今職到官乃闢一室扁曰重慶堂遂來迎其大父以就養且揚生大父

母俱年近八十其父母皆年未耄老而康强有弟五人俱鴈行少壯所謂既有一樂而又有重慶之樂者楊生也誠為世之所難得矣今其大父既就其來迎行將至涇陽所謂重慶者居之楊生娱侍左右奉觴獻壽而其僚友諸生亦將持酒來以為慶其樂盖有不可勝言者矣然楊生他日又將迎其祖母父母諸弟侍行同會于斯堂之上則其樂又何如哉然孟子又言仰不愧俯不怍為二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敎育之為三樂楊生所敎

雖止一邑之士其間亦不可謂無英才也斯二者又當加勉焉故兢兢業業以從事於脩省之功於善則實好之於不善則實去之俾自一心隱微之處以達於百行顯明之地皆求存乎天理之公而不汩於人欲之私則仰不愧俯不怍之二樂可幾矣又能思師道之艱自進其學自脩其德而以應人無已之求而以為人之矩範至於辦惑授業之際當懇懇告諸生以為學之要必先致其知而後力於行期使至於成立則於教育英才之


三樂可幾矣斯二樂者又能勉焉如此則庶幾有成已成人之道于以奉其大父母父母而皆安其子之賢則重慶之樂殆可全矣其或俯仰不能無愧怍教人之道有未盡雖欲安其親之心恐有弗能也楊生因迎養以書來求重慶堂記遂書此以遺之

敬軒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敬軒文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敬軒文集卷十九

明 薛瑄 撰

記

存化書堂記

襲封衍聖公孔君彥縉作堂盛積古今書名曰存化書堂盖取過化存神之語以景慕先聖之至德且以自勵云爾正統辛酉春予至闕里謁先聖退遂登其堂君告

予以名堂之意如前所云者且求為之記予惟先聖存神過化之至德豈易知哉在當時顏氏知之曾氏知之其次惟端木氏幾足以知之及子思孟軻氏沒涉秦歷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之季知者寥寥焉罕見其人至周程張朱四子者作始克探先聖之至德于千載之上而繼孟氏百世既絕之知而朱子猶謂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顧予何所知而敢記斯堂乎雖然嘗誦先聖遺經以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而竊求先聖身心

之實矣則其至德或可彷彿其一二乎蓋先聖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動之時初無聲臭可聞無涯涘可測此其所存者神與先聖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雖與人同而踐形盡性則非人所及故其身示至教如天之垂象凡所經歷威儀辭氣所接即群動無不孚格變易此其所過者化與夫先聖之至德如是而君以之名堂真知所景慕哉然先聖之至德非獨先聖有之乃天下萬世

所公有者也况君以神明之胄亦既知景慕矣所謂自勵者其可忽乎居是堂讀是書存是心脩是身加之以篤信持久不息之功將見周程張朱氏之知者不在乎他姓矣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古者職風紀司諫諍各有其官我皇明有天下凖酌古今定立官制乃罷諫官而以言責付之風紀凡任御史按察者於百司之邪正庶獄之冤疑既得扶抑而伸理

之至於國家小大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是其關繫治道之大類非他比故自祖宗以來著令選任風紀必於端人正士通儒術識大體者取之而雜進之才弗得以厠其間列聖重光咸用兹道今皇上祗若成憲爰自臨御之初即簡飭內外憲臣使各脩其職繼命儒臣考定憲綱成書頒布風紀諸司俾遵行之由是紀綱以之大振庶政為之咸新正統元年夏予自內臺來僉山東憲事又三年為正統四年

金谿王公裕亦由御史陞秩憲副嘗與予論風紀之重如前所云者將刻今按察諸公之名于石仍虚其次以俟後來之為是職者并刻焉且屬予記其事嘗觀司馬公之記諫院題名也謂後世將指其名而議其忠詐曲直有可懼者今之選任按察既為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邪洗冤澤物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繫治道之大又非特諫諍之一事而其列名兹石也後之人亦將歴指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瘝其官是

其可懼殆有甚於司馬公之所言者矣然則凡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沂濱書舍記

沂舊魯城南水也即曾點所謂浴乎沂者水源出平地流而為溪渟洄曲折甘洌潔清可遡可沿可酌可飲蓋魯地之佳水也曲阜令孔君公堂作室於其濱盛積古今書於中每政暇必出遊遊必于是至則水在庭戶清泠之聲以潔其耳澄虚之色以潔其目淡蕩之致以潔

其心取卷左右俯而讀仰而思天地四時隂陽變化之理古今萬物真常不息之道以至上及邃古禮樂刑政人物世道因革得失賢否升降之由靡不博之於書約之於心去其非取其是以為脩已治人之資是則沂濵之舍豈徒為觀游宴佚作哉孔君孔聖裔也必不私其所得安得春和景明時尋其室於清沂之濵讀其書求其志又相與樂古人之樂於千載之上

約齋記

約有守約處約以約約之不同以約者不自放云耳處約者安儉素也守約則會萬為一以一應萬聖賢傳道之器在焉曾子孟子是也山西右布政使楊公嘗治齋居以約名之公自少時砥礪名節以詩經登進士第給事黄門繼為廷臣推薦陞山西參政三轉而為今職言乎處約公已宦達矣言乎以約公歷官既久涖事滋慎言乎守約公由明經發迹固嘗挹鄒魯之遺風於三者之義何取邪竊思之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恒人之處寒

素或不能安履其常而志饕外物者有焉公自為士子確乎不易其操於衆人之營營者無以動其念非能處約之久者乎自筮仕以至大官謹致其操施而不放非以約者能無失乎二者是固然矣獨惟守約者曾子以是求諸身孟軻氏以是脩於已施於人公既挹鄒魯之遺風寧不知探其閫而發其微乎明會萬為一以一應萬之妙謹脩其身于以著而為忠貞之節形而為旬化之政施之無往不可俾大賢事業偉然見於數千載之

下則郟鄏之風豈徒挹之云乎哉若然則彼二者特守約中之一事耳予故曰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四川大參楊公伯玉家藏唐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畫像一卷各著官爵姓字里居與夫賜品服年歲并題贊于其左蓋太宗為天策上將時文學館十八學士也當高祖武德四年太宗以四方寇亂漸克削平意嚮儒術故置是館於宮側以杜如晦于志寧蘇勗薛收蓋文達薛

元敬房玄齡李守素顔相時蘇世長虞世南孔頴達姚思廉褚亮蔡允恭陸德明李元道許敬宗十八人并以本官為學士收卒後以劉孝孫補之且命為畫像題贊藏之書府即世所謂十八學士登瀛洲者是也夫瀛洲異書以為海中之洲非仙者莫能到世以得學士之列者若登仙然當時後世孰不企慕之哉吏考諸人始終行事或以相業稱或以經術顯或以忠直著節或以清白砥操與夫文學之長字書之能雖其賢才有大小之

分然皆不失為士之行可謂無愧於登瀛之喻矣獨恨一許敬宗後來以奸言誤主貽禍宗社生靈為唐室之巨賊大蠹而亦得以與此清列何耶且太宗英主也自以十八人者極一時之選矣而猶不能察敬宗之奸邪知人之難固如是哉後之人但知循襲舊迹以敬宗與諸君子並為圖像而品題之然邪正不分賢否同譽何以示教謂宜作此像者當削去敬宗官稱題贊直以名目之而諸君子之像贊官爵自仍其舊庶幾觀者有所

感激懲勸亦世教之一助也

永思堂記

人子生於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驚之痌之飢之渴之蓋未嘗須臾忘其子之身而欲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欲其入於善也逮其成立處於鄉則欲其子以賢行自著仕於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脩是其親之心又曷嘗一日忘愛

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恩如是故其没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願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自不能忘於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始終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由外鑠也詩人所謂永言孝思者殆以是歟楊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二親撫摩愛誨期願之恩泫然憂悲

不能自已因取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第為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叅議所至官舍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惻愴悲思之情出於中心之誠無間於一息與吾身為終始是乃天理民彞之至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伯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已之秩榮賁泉壤光動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今叅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官者三十年所至必舉其職

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爲事上之忠既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於九原而是堂之名亦將傳之永乆于是乎書

蒲州重脩廟學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皇明混一寰區武功既偃文治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今歲月寖乆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厨庫棟楹宋桷盖瓦級甓丹垩圬鏝悉有腐撓穿漏漫漶鈌落之處殿之規制亦迫於庳

隘每春秋釋奠鼎鉶豆籩几案羅列前後稠匝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祼興俯不中法式行禮者病焉咸寧張公廉初以鄉進士累官節判是州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則相率狀其績于朝遂就陞知州事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敎道人才所自出關繫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為郡而不此之急其何以仰副國家崇重之意即謀諸寮佐量功度費鳩工取材以訓科辛致老人王景敘董其役廣大成殿為間者五東西廡門守廚

庫悉易其木瓦腐折破壞者丹堊圬鏝之弗飾者新之作始於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功於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又視師生堂齋退息庖藏之舍有敝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脩而改作之郡博張璁司訓杜琳柳儀以書來求為記其事竊觀春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當時魯僖公嘗脩泮宮矣而不經見者以學校為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民不告勞

其知為政之先務者與昔之為吏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為急於教道人才漫不加省甚至崇廟貌以徼福於淫昏之鬼侈私居以肆志乎宴安之樂視公之政為何如公他政之善尤多於此見其大者云

遊草堂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洎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

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於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歳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塡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

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
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潭之澄碧涵虚者有
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
皆足以娱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
遇仙過橋有宫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
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宫宫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
曰草堂寺者盖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
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為工部郎故以是扁其

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為遊者宴息之所最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閫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暮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

堂已化為塵土而荆榛矣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凌跨古今冠絶百世哉盖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横發黄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戴高位食厚禄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顙賊庭受其偽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汚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

入隴蜀遂寓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惆然不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為然也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彜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

則慕其為人慕其為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長存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巨桷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興葺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

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遊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椎揚僉事劉福都指揮李榮周貴廉恭藩臬都閫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不能悉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劉君崇善養親之堂也劉君爲監察御史時凡任京職者皆得分其在官之俸於故鄉以養親劉君遂如例分俸於閩之建安以爲二親之養人皆以此俸

朝廷之賜而劉君之二親乃得月受之官廩以饗其賜榮莫大焉故名其二親所居之堂曰榮養中外士大夫之能為文辭者咸作序記詩歌以美之𦗟為巨帙焉景泰元年冬予以事在蜀劉君適自御史陞四川按察僉事間以其帙求為之記予惟人子難得者具慶尤難得者以其禄逮養也故曾子有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豈非以人子得禄逮養者尤為難乎劉君種學績文既取進士高第始仕即得美官

身既顯榮其二親皆安好無恙遂分俸以養其親既具慶而又得祿以逮養人子之難得者劉君得之有曾子之樂無曾子之悲者其惟劉君乎其御史秩滿復荷國家舉推恩之典封其父如劉君之秩封其母孺人榮名命服皆朝廷之賜而劉君二親身被其賜又豈非榮養之尤大者歟劉君今復陞秩僉事自是以往沐朝廷之寵錫方源源而未已其所以榮養其親者又可量乎雖然劉君得祿秩以榮養其親者皆由於秉公忠勵清白

以盡臣節也使臣節有一未之盡則雖有祿秩以榮養其親人將議以為幸而致雖親之心亦有不安者矣劉君尚益勉其臣之節而無所不盡則其榮養其親者不惟有以厭服於人之心亦有以安慰其親之心是堂之名將傳之永久而榮其親於無窮矣

澹庵記

澹庵者楊君伯玉退居之所也伯玉發身科第為監察御史為按察僉事累官至叅議踐歷顯要者三十餘年

官榮祿厚所欲可求諳悉世味也多其非澹也明矣而以是名庵何也蓋澹者寡欲之謂也伯玉為士子時已自以澹名庵而自勵其學迄今通顯所至官舍必寓以是名而不易其志誠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於澹而寡欲也寡欲則世味焉得以移易其志哉且貴顯富厚聲色滋味皆世味之可嗜者也古之君子貴於時富於時雖勢足以備所聽之聲窮所視之色厭所嗜之味而莫不饗之有節用之有制不為富貴聲色滋味之所滛

溺者澹而寡欲也使一有所欲則凡世味皆得以淫溺之天理滅人心泯將無以自立於世矣此伯玉以澹名庵者實君子立心之要也伯玉起居出入每顧名思義而自警於心故其官榮矣恒以冲泊自守不知其為榮祿厚矣恒以簡薄自奉不知其為厚所欲可求而遂也於聲色滋味之不可無者亦屬厭而已未嘗窮於欲也伯玉之立心於澹者如此凡世味皆不得以淫溺之其殆可以追蹤於古之君子歟雖然澹而寡欲固可尚

誠能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進於君子一等矣曾當游伯玊之庵尚論濂溪之至敎

䕷庵記

䕷庵者僉都御史王公退居之室名也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爲給事時值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蠹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爲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

消衆正和應而公道復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今聖天子登大寶之初賢公之為首自給事擢陞今職適額森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恊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額森之鋒而奪其氣逮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敏機辯過人百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而乃以戆名庵何邪盖直者正道也曲

者邪道也戇憃實直之别名也昔漢武帝以汲黯面折其過乃以戇目之世因以戇憃爲愚戇之稱失其義矣於乎使漢廷之臣皆如黯之戇必能以直道輔其君而武帝之治其庶幾乎惜乎直者易踈邪者易親曲學阿世子乃至大用而黯卒不得親幸遂使武帝之政多疵議也且公之擊奸黨折勁敵保京師安遠邇皆由其戇直之氣發于中而施於外者無所屈撓也以是名庵不亦宜乎公今董東南之漕運且廵撫淮甸固爲當時之急務

重任竊以謂朝廷者天下之本今聖天子方舉羣直以妝太平之功行見不日還公于朝又將以其直氣正道輔成治效則其豐功偉烈不但如前日所就而已若然則益有以稱戇庵之名矣瑄雖孱懦亦嘗慕直道而行者他日倘得遊公之庵尚當學公之戇而請教焉

忠勤堂記

秉盡巳之心謂之忠效匪懈之勞謂之勤忠勤者人臣事君之大道也自古以來股肱之良勲戚之賢曷嘗不

篤此道以建名節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哉駙馬都尉
趙公昔在太宗文皇帝朝以世臣子弟有才行被選擇
尚太祖高皇帝之賢主歷事五朝逮今垂五十年或奉
朝謁於左右或持使節於四方盡心效勞忠勤之行始
終如一日遂得以親賢簡在列聖之心受命奉行南京
陵廟祀事且兼掌都督府戎政前年額森來侵太上皇
親征公上章願奮忠效節以力禦外侮奉迎鑾輿靖安
邊境今皇上若曰太上無恙行且復國矣南京祖宗陵

廟所在為根本重地駙馬都尉既奉祀事且兼掌戎政
豈可又以邊事勞其行遠不允其請特降璽書使仍理
舊事復以忠勤之辭襃其意公既拜命於廷乃取璽書
忠勤字大書揭於所居之堂于以丕昭皇上襃諭之恩
且於其朝夕仰瞻敬止之間有以接於目警於心而勉
其臣道之當為余嘗登其堂公仰視大書而語其故因
請為之記余惟公之勉盡忠勤者垂五十年其聞譽固
已表著於邦家今兹璽書襃諭之詞盖即其實以命之

公則拜寵光而增懼揭堂名而加勉其忠勤之節彌久而彌堅者又可量乎公戚里富貴人也乃能脫去凡近之習卓然以臣節始終自砥礪豈非聞古昔股肱之良勲戚之賢能篤於忠勤者而興起乎其建名節於當時垂休光於後世固有所在矣公尚益勉之夫是堂也其内之榱題棟宇高麗深廣可以肆几席而陳樽俎外之奇花異木紛葩羅列可以娛觀視而供翫賞余皆不書獨記其名堂之大者以為公勉盡臣道之助云

雙桂堂記

桂佳木也而秋芳其花黄可愛其香清而尤宜遠聞近世之士子薦名秋闈者往往以折桂喻其一時之榮亦楚辭采菊紉蘭之義也寧陽王大經王大縉兄弟皆登山東景泰庚午科鄉貢進士因以雙桂名其書室之軒間求為之記大經大縉之尊府嘗與先君子為同官令為順天府尹大經其第三子大縉其第四子也京尹公之先世多有積德乃大發於京尹公自科目進身亟踐

通顯教行於家諸子蒙詩書仁義之澤而講貫漸磨者有年由是大經大縉兄弟一舉而接武鄉闈在他人不啻足矣而大經兄弟乃以雙桂名軒者盖以謂吾之兄弟已得者固若折秋桂之聯芳然豈可以是自足哉方將退脩于是軒之中於家庭之教已知者愈精其知已能者愈習其能深翫潛索之久强勉力踐之篤必使詩書仁義之道渾融于一心散見於行實亶著乎文章則他日禮闈之試大廷之對亦惟攄發吾之素藴以應之

不惟掇高科若升階之易亦將有服庶官措之事業大有可觀者矣若然則大經兄弟向之接武鄉閭者又將齊名天下而雙桂名軒之實亦可垂之無窮豈但若世之折秋桂而誇耀于一時者之可比哉是為記

唐陸宣公廟記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

公敬與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盖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為本自漢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

須去貪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榦凋悴而根柢蹷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

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即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為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俻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為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為守者類以督辦為能而於世教風

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于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寧州重脩廟學記

聖朝建內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隆

天下之政未有重而先於此者是以列聖相承莫不申重其事寧州為陜右之名郡郡之廟學營建既多歴年漸至敝漏亦有屋宇當建而缺於始作者前有司類多務因循而莫之重學政因而弗飭今知州事山東黄縣劉謙發身鄉舉歴官來涖是州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周視兩廡神宇學舍俱宂桷棟楹甓瓦腐壊風雨穿漏無以揭虔事神考業育才大懼不能仰副列聖申重廟學之意乃先作大成殿次及兩廡又次大成櫺星

門易瓦木而完新之規制悉有加於前神庫神厨宰牲房亦皆事神之宇不可緩者悉加新理焉明倫堂後堂東西齋生徒退脩之室或仍或增俱作於廟宇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丹漆鐵石百物及工匠役夫皆處之有法既儲積有素又取之在官不歛一物於民而妨其業始工於天順元年三月畢工於次年四月由是廟學屋宇靡不周備司訓甯鐸乃具其興工竣事之本末專人走千餘里來求文將鑱諸石以垂後夫以國家建廟學

有關於治道重且急如彼劉守乃能知所重而篤意脩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而為師為生徒者亦豈可不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故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才養賢才必本於崇聖道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於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於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亦於劉守興學之政有辭云

華州重脩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聖人吾夫子爲出類拔萃之
聖孟子推其功賢於堯舜故以王者之禮通祀於天下
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天朝列聖相承
以道治天下稽古王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
既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乆而弗飭者俾有司以時葺
脩務崇祀育才咸底其實今陜西之華州爲關右大郡
其廟學之建歷歲滋乆棟楹瓦甓侵凌於風雨率多敝
漏今西安府知府西蜀閬中楊勝賢癸丑太學前五年

來知是州進謁大成殿退視學舍俱有弗飭如前所云者大懼學政之墜弛遂謀諸同知李瑞儲材用集工匠先徹廟宇木瓦腐壊者易之以新好次及兩廡俱葺理之棟楹榱桷蓋瓦級甎悉壯固於前時丹雘墁圬之飾輝煌完堅又命工畫歷代從祀諸賢像於廡壁以及奉神之厨庫器用靡不完具天順元年仍改作明倫堂齋房會食堂士子退脩之室由是廟貌尊嚴士習有所俎豆絃誦之風延及州里學正張玄乃進諸生而告之曰

楊公先知是州時祗承國家崇重學政之典克脩廟學咸底完靳今楊公雖陞知大府是不可以其去而無所記述以沒其善乃具其事遣人來求文於予將刻之石予惟大莫大於道吾夫子備是道為賢於堯舜之聖我朝以道治天下宗重夫子之道俾通祀於內外學校盖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楊守既知興學為重而為師為士子者其可不知所重乎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是道士子之彙

進於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與歸斯學政大有實效而於楊守興學之功亦有辭焉

讀易軒記

四川滎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贊首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為之記予惟讀易之法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姑述所聞為文淵易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偶之已形者今先

天圖是也自圖隱於異學千百年世之讀易者但知自乾坤以下六十四卦文王之彖周公之文辭孔子之十翼而已而於伏羲先天之易則莫之聞焉至宋希夷陳氏始以羲圖授穆脩脩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子邵子乃大為之發揮然後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皆本於先天之畫由是易之本原復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而已若程子之傳雖未及乎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包括廣大朱子所謂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誠皆永著常式

彌億萬年也文淵誠能肅容端席於斯軒之下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玩周孔之辭精究程朱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於身心則於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其勉之

平陽府儒學重脩記

平陽為山右之大郡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為支屬之所觀法為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於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游太學出令

上元上元為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九載事無
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涖任之初進謁
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厨學舍率多敝漏及有
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志諸心及半載間值時豐人和
乃區畫撥埴之具斲削之材以及甓甋百需既合矣於
是就工先作神厨次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
退室繚垣道途靡不完甃平直又表𩔖宫之扁覆以重
屋始事於天順五年二月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為之

㸌然一新郡博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於道盖道之明即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間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既欝而不傳而其所以為教為學者徒矻矻於訓詁名物已耳枝葉之譾陋甚至雜於異端惑於功利汨於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增廣生員如漢

唐之盛亦不過侈當時之觀美卒莫能究大道之歸而復隆古明道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始有以接千載不傳之統於是發明性即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為學之次第造道之閫奥以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雖多亦奚以為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為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張程子之學以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為講學之本又

集小學為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㫖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而其要歸皆本於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為明備而乃屢為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於學政達其道於天下逮我皇明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内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

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説皆不得淆雜乎其真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於學政盛行於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為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有其所為師為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不為虛語斯於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於是乎書

陵川縣廟學重脩記

陵川為澤州屬縣廟學自我皇明定天下即䂓建置逮今歷年既乆大成殿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剥弗治事神育才咸適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涖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脩乃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木陶埴瓦甓與凡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新靈星門次及明倫堂東西齋皆新之棟桷榱瓦圬鏝丹碧之飾壯固光彩巍然焕然

皆有加於前時以至神庫牲房與士子會食退脩諸室悉皆増葺始工於天順元年二月訖於是年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祐乃具興工竣事之蹟因進士張瓚來求記將刻石以示永乆余惟教學乃為治之本自唐虞有司徒典樂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寖備于時有小學大學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三綱八目為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為而已漢唐歴代以來雖或亦有學校求其如唐虞三

代敎人之法則寥寥焉葢唐虞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敎人有其本自孟子沒道既不傳故敎法失其實至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敎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語孟中庸以達夫六經之藴奥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為其為說雖明值時枘鑿而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皇明當文運大隆於是内外建學而敎人之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由是敎人之法大有以復古道是豈漢唐歴代

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大新廟學於事神既竭其虔而士子之游於斯者必循序以進其學以求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以盡職分之所當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炳然斯於國家建學爲有實效焉于是乎書

大寧縣儒學重脩記

大寧縣在漢時爲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爲隰州屬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户僅十里前之爲邑者惟租賦簿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於學政以故學舍歲久

侵凌於風雨悉皆穿漏圮壞且無士子退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於嬉大無以副國家崇敎之意天順三年二月知縣王溥主簿梁宏乃儲積材木用度既具遂集匠役即學徹諸屋之敝者大而新之堂凡若干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考業其中是年四月適山西右叅政楊璿行屬至縣謁廟又命重脩靈星門學門及作士子退室二十間廪宇十八間學舍大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翺具其興役訖事本末來求文刻石

以記之余惟唐虞三代之學其盛不可尚矣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其傳至暴秦焚儒書禁儒語殄儒生儒教既廢秦隋以亡雖漢興數十年猶以黄老為治而於唐虞三代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　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教人之法雖極詳備而不得行於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建極於上立學於下自京師延及

遐壤絃誦之聲相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葢將遠追隆古彼漢唐之修虚文者奚足比擬哉今大寧雖極僻陋而學校教法與通郡大邑無以異其學舍未備與敝漏者大參既有以成其後縣僚又有以成其前將見教有成法而可副國家崇學之意矣是可書也于是乎書

一樂堂記

陜西清水縣儒學教諭廣文李生景平陽解州安邑人其中鄉舉依親讀書時嘗來河津從余講學及之官清

水之三年為天順六年乃以書來曰景迎父母就養且有兄弟來隨侍因於官舍中闢一堂為奉親之所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之言因以一樂名其堂乞記其事將以自警焉余觀孟子又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先儒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今李生於可以自致及係於人之樂皆不敢自居獨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一樂名堂

者何哉盖彼二樂者皆聖賢之極致故不敢自居惟此一樂幸而得於天安得不以之名堂哉然李生既以是名堂必當盡其實以稱其名可也其事親則必以古君子自期先意承顔左右就養不但養其口體又必養其心志而諭之於道焉其於兄弟且敬且愛必思父母之子重於已之子不以妻子之言而有間不以財利之私而有爭期於詩所謂宜兄宜弟焉夫如是則於堂之名庶乎有實以稱之矣雖然彼二樂者固為聖賢之極致

而李生不敢自居然士希賢賢希聖亦學者分内事也李生其必用力於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克巳之目朝斯夕斯而勿怠則私可克而禮可復庶幾乎仰不愧俯不怍之樂矣李生教育一邑之俊秀其必以所學之正推以淑之俾循小學大學之序以及乎論孟中庸六經與凡聖賢之書必涵養本原思索義理篤於實行各因其資質之高下使循循勉勉不已則士子中豈無可與進於道者乎若然則雖於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之樂

不敢望亦知所從事矣然余又有說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天倫之可樂使李生不能自致於克己之功教人之方則心德有未脩師道有未立將貽誚於時而父母兄弟之心亦將戚戚然不寧抑何以樂斯堂之樂哉是以余因李生以一樂名堂并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警而自廣焉

雙桂堂記

山西憲副定興李文英之長子翔鳳次子鳴鳳俱以習

舉子業同中天順三年順天府鄉榜復家居以俟禮闈大廷之試文英因作堂名曰雙桂俾二子居以日進其業天順六年冬十一月文英調陜西憲副道過余於河汾因語以名堂之意且求為之記余惟桂乃木之美者也文英以雙桂名堂盖以比二子欲其盡知行之功以美於身耳夫人為萬物之靈誠欲盡知行之功以美其身亦惟求諸經與大學語孟中庸以及濂洛關閩聖賢之書所載大訓格言學問思辯致知格物則可明其理

躬行約禮誠意正心則可履其事為翔鳳者以是自勉以率其弟為鳴鳳者以是自勵以企其兄兄弟篤於知行之正學沉潛玩索勇猛精進勤脩於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至於用力之久積累之深將於身心萬物之理廢幾昭灼無疑於是體而踐之自人倫之大以至事物之微靜存動察皆以一敬而貫乎其間則知焉行焉將兩盡而可美其身則所蘊者磅礴深厚由是發而為文辭皆自所蘊中流出他日試禮闈對大廷文皆有本

不但高第不求而自至又將可措之事業以澤物是豈若口耳記誦技葉浮華無本之文止於釣聲名干利祿者可比哉翔鳳鳴鳳誠不以愚老之言為迂而用力於斯則所成就必有可觀而於憲副均期望進學美身之意亦不負將見斯堂之名可垂之永久矣于是乎書

敬軒文集卷十九